

病愈后，体亦大亏。于是知皂荚之攻消甚猛，全赖枣膏调剂也。”

同时他也重视其他医家的服药体验。如王季寅之服大陷胸汤，“细按本篇实有无上之价值。何者？病人服医者之药，每不能详言服后之变化，惟有医者服自疏之药，乃能体察周详，言之有物。观王先生之言，‘今服大陷胸后，硝黄之力竟不下行，盘旋胸腹之际，一若寻病者然。’可谓一言发千古之秘，胜于后世注家之书，徒以空谈为依归者！此实验之所以可贵也。”

峻剂猛剂，先施于家人。《经方实验录·序》曰：“自甲辰礼闈后，诏罢科举，家君子亦于是年弃养，然后浏览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全文，予年已三十有八矣。嗣是以来，慨然兴救世之志，然其端实起于家庭：用大剂附子理中，则自先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；用皂荚丸，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，时吐浊痰始；用十枣汤，则自母氏病痰饮始；用甘草粉蜜汤，则自家婢病蛔厥始；用大黄牡丹汤，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痛始。莫不随时取效，其应如响。然则，仲景之书，岂金元四家所能窥见万一哉！所谓仁人之言，其利溥也。”

曹颖甫曰：“皂荚丸之功用，能治胶痰，而不能去湿痰。良由皂荚能去积年之油垢，而不能除水气也。然痰饮至于嗽喘不已，中脘必有凝固之痰，故有时亦得取效。惟皂荚灰之作用乃由长女昭华发明。彼自病痰饮，常呕浓厚之痰，因自制而服之。二十年痰饮竟得剷除病根。予服之而效。”

## 2. “不知为不知”

“本案病者所患似系所谓精神病，或神经病。顾西医用神经药治之，绝不见效。中医用经方治之，反奏肤功。其理深奥，莫可究诘，殆所谓治病必求其本欤？按初方系阳明方，次方系少阳方，末方系太阳方。以三方疏其三经之阻滞，诸恙乃痊，殆当日受惊之时，周身筋络器官，即因惊而所滞乎？顾饮食二便如常，腹不痛，又不拒按，谁复有胆，敢用承气？乃吾师独以阙上热气之故，遂尔放胆用之，殆所谓但见一证便是，不必悉具之意乎？”